吾學編

海鹽鄭曉

尚書王文忠公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闊欒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駟令碑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

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
聞即密奏朕又顧内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闌駐
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
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
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二十二年　上崩榆木川
東宮命公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内閣凡七
日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
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
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
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

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
臣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出理部
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
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　文
仁　宣　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寬以樂
易豪俊豁達不脩曲檢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
楊皆不喜

太子少保周文安公

公名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祖父皆
儒官有學行公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宮坊專心問

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澁語而言意宛轉
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餙吏事應對賔
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即勸裕陵勤經筵以明聖
學謹内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
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兩國子表率生徒規閑
嚴整又上言祀禮儲蓄省刑减役薄税禦虜撫夷
等十事我朝尊崇孔子冕服衞前代用天子制而
禮樂不稱封號不加公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
尚書不可茂陵用公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
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

三年加太子少保公又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公請視海中倭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諡文安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翰林爲編修言選給事中不必論軀幹惟求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耳諸給事中惡公言竟格不行茂陵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言治道大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　大明會典交薦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

[illegible]太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喜毋厭閱又交薦遷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上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公貌癯然纖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賾隱多所獨持論議揭揭崖岸孤貞剛果之氣不可屈奸向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
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選人才
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
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歎詔開貢公祭酒
滿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故事祭酒膳
役銀歲百數公悉財官購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
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
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群僚陳十
一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鹽鈔處
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寛民

力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貢緣傳奉授
中書舍人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職收
回中書舍人成命杜倖進之門則天命天討自協
至公忤　旨自劾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
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之根本佑啓
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
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
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舉試解
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
書翟瑄董越謝鐸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

羅物故亦不允正德元年冢宰欽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等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宜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 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 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 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 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 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群議以決大政

攺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奸黨瑾誅復向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

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棉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爌今爲翰林學士吏部侍郎爌弟煙舉進士父子兄弟皆以文行知名一時海內冠冕推林氏云

尚書王文莊公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

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末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戸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式便公私聲蹟遂著衆益占其爲全才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已率人簡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

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語言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陸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盜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

學有體要宏裕與衍交發互溢尤明習國家故事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先世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叚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畧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

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
惡翰林不附已矯旨 大明會典文訛外奪領修
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
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
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徵以諫俄內批
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
法王者敢並 至尊書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
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
優敢亂 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

亂　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門
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
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
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令賊
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
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疏上竟遣監鎗
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請致仕公即請致仕去杜門
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
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
之行孚於鄉曲

少保毛文簡公

公名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初授修撰預修　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　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康陵即位預修　孝宗實錄瑾矯奪官仍侍讀尋以侍講學士日講正德十二年爲禮部尚書公在部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恭默靖慎諸貴倖亦不恨公康陵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都尉崔元壽寧侯張鶴齡韋太監邵皇親迎　皇帝興邸以功

勑廕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辭充總副裁修
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公守濮議請以益王子
崇仁王子後　獻皇帝　上不從　章聖太后至
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
即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　上不喜或勸公將
順者霍韜再移書公論今日主濮議非是公不從
嘉靖二年三月病請致仕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
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諡文簡公心術平夷學識淳
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
也

論曰余釋褐時文簡公知貢舉國士遇我也公清修雅量顧宏達無枝柱然有定執不曲狥人大禮議起公最先去當是時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五部尚書喬宇孫交彭澤林俊趙璜詹事尚書石珤吏部侍郎汪俊何孟春云文忠與抑庵齊名稱東西王皆阻於盧陵不得入內閣東王久秉銓柄公竟置散地商文毅公不能薦周文安乃萬安劉吉皆得入內閣張公家居時人爭薦東白名儒碩輔比起又交章醜詆謗曰毀譽無常朝玄暮黃信然林文安傳文毅二公皆守正抗奸佞風節稜

稜文莊在外僚遂受和泰陵皆不究其用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卷終

丁介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一卷　　吾學編第四十二

海鹽鄭曉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巳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宣府總餉侍郎劉璉巡撫都御史任寧罷公以僉都御史總督邊儲參賛軍務劾退柴溝堡都督董斌又盡更置諸不才將校三年秋虜刺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

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住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冬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 上曰塞圉方棘不得以細故搪大將下巡按御史覈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為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 上為且留琳遣言官即日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 巡撫公留宣府四年擢

上木鵲兒[illegible]沒遣[illegible]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
關並掩凡十數。爲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
学其在遼東巡撫皆能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
咸服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
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
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
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
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
代[illegible]山爲尚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先是公
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

王陝西未行改淮揚彝家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爲葉公舉名損於寗甫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言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撫事爲考功郎中張宴所持康御史又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尹禮兵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學士商輅康御史者本與公善諸大臣益忌公公請會書堂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三公馬昂去又有戴御史者請

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
舉語侵吏部劉御史又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
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
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
嘗言之柰不肯聽何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
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政使丘
陵許遠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
爲之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稱病尙欲弭群口
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
二御史蕭給事中董首公家居言官屢薦爲大臣

忌其方艱竟不起謚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聲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破庫人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逋租又善辨疑獄人稱神明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賊侵武岡

督餉調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劍利流民相殺
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
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
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
其奸贓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
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
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
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
役夫六萬人程工賦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
江險四年盧山葬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

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蔕好善
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
部慎惜人材奬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少保姚文敏公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
科給事中條上時務八事內艱闋後入科會虜變
累疏言禦虜方畧　景帝監國議即真公預議有
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禮部
勑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尚禮部　上不豫群

洶洶禮官方具議　上皇已復辟調南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代孫弘佐鹽山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　上顧公儀度又奏對都雅喜茂陵即位率群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葛藟之分以兆百男之慶　睿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祔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　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書內閣無忘朕言此綱常大事臣等不忍誤朝廷又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上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太陵嘗見公及彭

時竑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公力陳脊遭褒異禍亂將起疢心危論莫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公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奬誘後進振拔淹流意所交識不避親故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畧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

厥恪没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李

忠肅

太保尹恭簡公

公名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參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記有爲權要人所惡中傷去

論曰允皋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爲政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乃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二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巧中傷敗其名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一卷終　　于屐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二卷　　吾學編第四十三

海鹽鄭曉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驟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督挾撓沮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勑公即按頃畝公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

馮驩收責于薛[illegible]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
祖宗來許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
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額　先皇明聖民
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援詞飾奏傷民病國
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又
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有貴戚請荒田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柰
何又請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有經術練
吏事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
察四川劉氏邑氏曾氏殺人獄疑久莫能決公至

立斷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備遣内臣及行人又
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孫奇擾驛遞十四年為廣
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
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底富豪輒亂舊
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贓丁籍上均徭豈有
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
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
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海者太
監芳第芳見蹤大懲且中傷公會公應詔陳言條
上斷不見禁四事啬內臣貢獻皇妃加於嫡后

陛下褒賞其家奬與　先帝后家等一也內臣日
指數至萬計利源兵柄盡付其手作奸犯科上切不
問二也四方貢物通番航海科擾白姓驚動四夷
三也六卿大臣並加師保諸寺監卿兼領高官及
其休去月廩歲輿徧施凡歸四也　上不喜芳輒
從傷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益肆無忌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謂公貴州
未幾吏部尹尚書旻薦公大臣器　上故知公名
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公簡靖
明法禁吏不敢犯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

諭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泰陵即
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劾罷
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即
勅公理鹽法公繪煮海貧人窮淋熬負折閱賠償
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三
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慎官
爵四事又請午朝無循故奏細事四年尚書刑部
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
鉅萬景有挾欲破法且擠紘巡撫公竟抵景法黜
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詔旨公言景贓十未及

一即辭他日遂可嘗復爵位既復遂可嘗求
征鎮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林俊嘗疏言部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謚不報公孝友温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
玷儀狀歛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
不可奪所著有國朝名臣録賛莆陽文獻志政志
文集百餘卷

尚書何文肅公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
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恕郡中稱治召入刑部

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
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乞致仕去公幼
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主事南京禮
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
廣昌子孫貧欲粥其塋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
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刑部郎中孤介嚴冷持法
平即執是莫可撓奪爲按察副使福建擒豪强捕
海盜減礦課罷牟租控險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
不瑣屑簿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
敢詰公盡繩某坐法去撫輯南陽山谷流亡六萬

戶陞布政使湖廣會荆襄大水漂千家民饑公均賑平徭列九等授役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會山西又旱饑出倉粟賑糶二十萬石虜自河曲入寇急遣伏兵灰溝旁斬虜入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山西又饑人相食即命公賑贍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淮鹽銀及粥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䘏又就饑人疏濬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萬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

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
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
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
御史輒為輝畫請得旨會愛毋死友毋益橫專其
家結凶黨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即訊
友毋子又齎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待命衆
藉藉為友遊説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毋奸惡
罪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
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晚奪內臣
守備蘆洲還民泰陵初召公刑部為尚書公執法

嚴毅凡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鄉御史者凶横欲躐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鄉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蹤跡公雖湔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起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巳方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太保周文端公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陵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太子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毎起立拱聽內閣言　太子勞公宜賜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入

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
政節役費省進奉止貢獻斥樂戲斥樂戲一事語
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耶尚書曰疏名首吏
部裕寔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
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
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中
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
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詭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
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
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
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
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
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
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廪公再疏竟不
與修　清寧宮議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
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雇役壽寧侯
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
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

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
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
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
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
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　東宮莊者　上念
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戶
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
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援政
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保劉忠宣公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出職方為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若建州虜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地下都議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城戍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塞有虜入尚書必問劉郎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出為福建參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

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
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
祠朱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
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
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
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興
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銳興專任公及
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公集山河
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
可輙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

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浚
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
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
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入塞師行乏
軍興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
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
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
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
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
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

不兩月積貯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乞致仕賜誥杜門修勵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即攜二僮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才斥貪殲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　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擣虜　上召公問力言不可　上曰永

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
符　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
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
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曰
善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
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餉
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
外派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
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　上曰宮門
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修　濱

寧宮吉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譁
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公洛陽日惜軍力
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
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
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是年以災承
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與華
上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
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
國事豈孜省比自是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覽

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内閣可也如用揭
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
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
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内閣并執政
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　上曰劉健
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内閣亦豈可盡
托　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
夢陽中外權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
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

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
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
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
忤 旨批答久不下公獨對 上因語及之對曰
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珪所爲無足異 上
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幼讀
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
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十七
年壯邊缺總兵 上諭內臣語公用李李本外戚
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矣肯聽奴口

語　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　上手一帖付公帖
書李名公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
帥明日别推二人　上内批竟用李李去鎭無幾
劾章至　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公應詔
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
四衛軍士内臣恨公　上召公密議又或及裁抑
内臣事一日　上召公入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
侍内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　上
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
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

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係何敢蔽賢時戴公爲左都御史　上有大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　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劉宇恨公泰陵時面對不爲宇地謂瑾曰籍劉尚書

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濟尚書藩毛總兵銳獄詞有
公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公下廷議屠滽
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
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
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
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務顯行
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
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于孫
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
大夫家子弟要其父兄者使其身後必求名鉅大

筆[illegible]叅行業以誌于其墓存國史者實著意而來之子無似承祖宗世澤叨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纔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于心安焉公嘗口名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太傅韓忠定公

公名文字貴道洪洞人母姚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爲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厥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太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嘆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貢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壯畫

行其言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内侍劉瑾等日導
上狗馬鷹兎舞唱角抵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朝
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
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
入交劾諸内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
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
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
公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
曰諾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

膝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
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覩 聖容日就
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
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
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
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
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
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
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 皐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 瑾等大懼王岳者亦青宮舊內侍素剛厲 侍言官章不肯下劉瑾等窘相對泣會諫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本八人中人顧獨日閣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今吏部侍郎王鏊詣閣候洛陽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咨榮向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illegible]所匡救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

虔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肯岳又獨是閣議狗馬鷹兎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復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王岳[illegible]瑾又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

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爲
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亨南京途
中賜死遂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
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
公詔獄欲殺公會有設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
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今皇帝即
位群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
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
慶彌長公清心寡慾凝厚雅粹又奮勵克養識量
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介斷霆擊之死不撓卒

贈太傅謚議稱公愚同甯子而克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請謚忠定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兩畿十四年陜西督學爲按察副使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陜

兵誅其首惡繼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即訊荆晉兩王府獄明允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益自檢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樓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　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

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賜允
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終
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日為彼達情悃
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
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告
公泣曰吾不得沒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
保諡恭簡公德性和粹顧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
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
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寒暑不變剔歷中外
所至有聲續學政考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illegible]年進士父洪進士為御史没于土木公少有[illegible]里中有竹樹為怪公年七歲即指麾群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為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為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參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會歲大饑公給粟散粥藥病掩[illegible]高值來商毋詞告糴[illegible]修學宮資其儒直以業饑者得全活甚衆三年副

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
池鹽課補濬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址
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
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
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
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
貪刺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錄太倉秫實其息明年
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
上懷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槃高郵湖隄
溝殺水勢又築隄實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

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
召還內臺首請嚴禁奔競貪酷者　上知公名與
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
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
家廟退終正寢公風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
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論曰近年仕路好附權貴人求翰林科道清要官
權貴人敗亦隨以敗即不敗辱其身廉耻掃地矣
官翰林者多以詞翰相詡不肯言錢穀刑名科道
倚言路持銓曹短長不肯出爲郡守藩臬即出守

郡爲藩臬銓曹必慎秘不洩奏上輒鎖閉書奏人恐洩科道即署故官具疏且指摘銓曹惠安文肅在刑部忠宣莊簡在兵部歷主事員外郎郎中未嘗更曹文端理財最節慎曲筭盈縮黠吏不能欺忠定恭簡出爲叅議副使何今昔大異也諸公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康熙遇險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宄卓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二卷終　子復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三卷

海鹽鄭曉

尚書劉文安公

公名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四年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留中進侍講　景帝登極又言十事乞奪德勝門戰功陞職以崇廉耻作敢氣陞洗馬尋進右庶子北虜邀使廷議未決公言宜遣使察虜我得益修內治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讀成化二年南陽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勑王忠肅慎簡擬上柯潛萬安

公業盛吳節上用公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明年政禮部公在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公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授徒資束修為養既仕分祿自甘菲惡色温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太傅丘文莊公

公名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少天資過人孤貧力學為庶吉士益務博讀群書經史百家箋疏今古文詞至卜醫老釋外

家小說靡不覽觀為文章不求奇古平易順暢可
讀成化元年為侍講修　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
死以不軌盍正其罪公曰己巳之變可無謙哉謙
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兩廣用兵公上南陽
平寇方略奇公言徵上請付總帥陞侍講學士內
艱服闋還職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為國子祭
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公嚴立師道綜
理詳察采諸儒言行事著家禮儀節集朱文公微
言彙為二十篇倣論語為朱子學的以通鑑綱目
義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予奪太速稍改其世變

升降治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爲大學衍義補補真西山衍義治國平天下事附以當世利害大學衍義補初成適泰陵即位表上覽 上喜命陞公尚書禮部掌詹事府事時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副總裁 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號畧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震遡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矧禽鳥動物得氣

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孛者三地震者五
飛蝗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
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
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
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
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愼儉
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
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七年陞少
保改尚書戶部大學士武英殿公每以寬大啓上
心忠厚變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累人材要張立

治體又請訪求遺書　上知公老儒讀書事上輒
允吏部考察外官斥二千人公以爲非唐虞九載
三考之法又非　祖宗制請　上凡歷官未二載
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蹤跡顯著者且勿
斥一時不肖者皆喜然自是貪殘吏日肆三原在
吏部持正不肯狥人公不說會劉醫官素出入公
家失職憾誣訐三原衆皆疑劉醫官疏出公意以
故臺諫交劾公公乞老未允八年卒贈太傅諡文
莊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　國家典故政事可
否及覈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

不肯婞婀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皆正論也

太保劉文和公

公名珝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陞右中允七年陞侍講學士侍東宮東宮即位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實錄成進卿仍兼職內艱服除還任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三年進戶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纂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公鄙薄苟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積鬨根公百計中傷二十一年九月致仕去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 虞皇

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
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
在內閣人稱公東劉博野比劉林俊嘗曰余以妖
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
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爲伍惟公立爲　上解
乃得薄譴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
肆作構惡於群小假威於邏卒竟去位嘉靖二年
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爲立昭賢祠祀公

太傅謝文正公

公名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修撰

十九年陞右諭德二十三年陞左庶子兼翰林侍
讀弘治四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與
長沙同入內閣十一年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
學士如故泰陵大漸入受顧命康陵即位奄瑾專
政公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致仕去瑾指公等爲
奸黨焉　上旨榜示天下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
最重者吳文定公及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
修整文定溫粹含弘公明暢亮直文定詩文尤有

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
公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文定
竟不得入內閣洛陽爲首相公數言文定洛陽曰
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
晚公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子年齒先子
望實先子子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
耶洛陽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公
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自代公初入
內閣宜與洛陽相繼爲首相當是時長沙位在公
上凡條答敷奏章疏皆出長沙公與洛陽並勤致

仕長沙爲首相文恪以時望所屬焦芳欲援以爲
重告瑾內閣宜南北番用一人以故芳與文恪同
入內閣嘉靖初遣使存問公謝既曰臣匪才誤蒙
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
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
俯仰懷慚罪責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
遇　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
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
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
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效涓埃臣聞傅說告高

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
所載者是已成憲者　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
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知而聖
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
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
苟有疑義難明即召勸講之臣詢問務求通
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
熙追縱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　祖
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

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即召執事之臣面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庶政有恆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跡淺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

生靈幸甚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内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王文恪公

公名鏊字濟之吳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公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嘗奇公天下士初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轉陞侍講學士兼日講公學問賅博有識鑒爲文舂容爾雅議論精識

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衺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公有力焉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九年兼諭德十一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時鈞陽代金陵為尚書洪洞及公為侍郎會虜大舉入寇公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遂薦秦紘起陝西總制又請科貢之外略訪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魁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

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
經學古爲高而脫去謏聞之陋矣其選將才亦然
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復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
詔公求退薦公自代當是時八奄導　上遊御中
外汹汹臺諫交論不聽洪洞時爲户部尚書與諸
大臣伏闕請誅八奄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傳
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者不去亂
本不除竟不能去八奄遂分布要路瑾入司禮監
首逐洪洞繼逐劉謝欲引吏部尚書焦芳入内閣
廷議推公瑾恨公逆公論不得已公遂與芳同入

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逾年加少傅改
武英殿上時政四事曰講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
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死公謂瑾
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
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
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逮詔獄坐激變
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為激變或惡楊文
襄於瑾謂築邊大費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
才儒略為國修邊豈可以功罪初瑾見公開誠與
言亦強聽公言芳專事媕阿瑾驕悖日甚公無可

柰何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毋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惴惴杜門瑾敗得免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奕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婾阿一有違言艴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跡而不能為應變之崇者乎居閑

十餘年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群臣日學有緝煕於光明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

所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
自非遜敏緝熈亦安望其有得今乃闊略如是暴
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
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也漢光武
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
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董十八人分番直
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
亦可見矣宋世賢士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
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制睿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

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將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

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
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
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
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
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
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
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臣愚以爲欲上下
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
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
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

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

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

進見三殿高閌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晩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惟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

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無前唐虞之世明目達
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大儒議起
建逐斬臣士類咸願起公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
巡撫吳廷舉卜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巢洞庭雲
卧望重東山震澤波潑名高北海乞與襃卹贈太
傳謚文恪

太保劉文肅公

公名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
授編修陞侍講再陞侍讀學士公修斷行檢時國
家無事翰林程李董有文學詞藝行交遊有聲樂

公獨卷斂沉默正德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尋進
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公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
苟得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以
故久在南京南京名吏隱多俛仰苟合公獨毅然
持規撫奪越闒黜吏竄名籍詭冒者千人焦芳顧
知公薦公賢五年正月瑾傳旨召入翰林比至相
見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
事府事管誥勑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
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遺其黨廖鵬
來謁公不加禮如僕又郤其餽永大不說公在閣

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輙進讜言貴倖益不悅正德六年公累疏辭疾未允强起考禮部貢士出院即乞省墓　上忽召長沙至煖閣摘錄中語言欲罪公長沙爲公力解公即日陛辭去歸田杜門公在内閣未久以故無大建明然重厚持正嘉靖初遣使存問卒贈太保謚文肅崔文敏曰余爲編修時見公云言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絶不取非義財况禄食者乎許襄毅嘗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太語銑予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

直一人耳

少保石文隱公

公名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檢討正德元年爲南院侍讀學士四年南國子祭酒公靖方介恪潔已好修士類信嚮五年召國子祭酒時劉瑾逐兢進公獨鯁猶有名八年爲南吏部侍郎十年召入禮部十六年進尚書掌詹事府嘉靖初代王瓊吏部尚書吏部黷亂者數年公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閱兩月解吏部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嘉靖三年五月大禮議起

諸大臣相繼去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五年六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
時時召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衛又議 章
聖太后 皇后謚 世廟儀守正義力爭 上謂
公非通儒公又三封內批言 太后 皇后出入
正朝陰强陽弱之兆忤旨六年二月致仕卒謚文
隱公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
正嫉邪進禮退義兄玠同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
論曰文安無大建明亦無大過文莊博覽今古號
通儒其所著書多附正義羽翼經史文和文康

文穆間道不同時時相詆文康去文和又爲文穆所擠文正文恪之遇逆瑾退進殊途歸潔其身文肅去時逆瑾已誅長沙爲政竟不知其讒間所起文隱秉銓清勁不詭於新都數議大禮乃不肯負新都也文隱去後而吁咈之風微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三卷終　　子廣淮校正